

生活小故事

第二輯

文 雄等文
阿 老等圖



新觀察叢書

新觀察叢書

生活小故事

第二輯

文雄等文

阿老等圖

生活·讀書·新知三聯書店出版

·新觀察叢書·

生活小故事

第二輯

編輯者：新觀察編輯委員會

北京煤渣胡同23號

出版者：生活·讀書·新知三聯書店

北京東總布胡同10號

*

1953年7月在北京印造初版

印數00001——64,550冊·定價每冊2,400元

*

總經售：三聯·中華·商務·開明·聯營聯合組織

中國圖書發行公司

目 錄

一篇作業	中國人民解放軍某部	文 / 雄 (一)
紅毛衣	中國人民志願軍某部戰士	馬昭芸 (四)
蘇聯同志	濟南山東省文聯	呂曰生 (七)
老梁頭和他的玉石馬	北京師範學校	從維熙 (二)
拉 煤	山東清平中學	康玉珂 (一五)
夫妻倆	大連人民廣播電台	黎 光 (一九)
高師傅和王師傅	天津電工二廠工人	張鐵生 (三)
新娘子	開封河南省委農村工作部	周 基 (三五)
多福嫂和她的媳婦	文藝工作者	張萬一 (三八)
有青生娃娃	廣東惠陽龍岡	李龍添 (三三)
奶奶和孫子	河北邢台師範	陳長浩 (三五)
「順車」	陝西西安師範學校	秦 石 (三八)

秤和毛巾

買火車票

老郵遞員

浙江湖州排字工人 歸志鴻 (四)

新華書店上海分店 奚椿年 (四)

山東濟南 劉肇霖 (四)



一篇作業

畢
九
九
分
七
五
六

文 雄

早上上文化課的時候，陳教員給大家唸了一段關於「亞洲及太平洋區域和平會議通過各項決議」的新聞。他舉了許多生動的例子，來說明世界人民對和平的熱望。接着就問大家有什麼感想。三班的王林好像有一肚子話要說，可又不知道從哪兒說起，他揪着五班的朱平說得那麼好，真是打心眼裏羨慕。臨下班的時候，教員叫大家把自己的感想，寫成一篇作業。

下午，王林在沿海山頭的瞭望哨站了兩個鐘頭崗，回來走過張大媽屋門口，看見張大媽門楣上「光榮軍屬」四個大字，在太陽光裏顯得很耀眼，門前地裏的青菜長得肥肥的，心裏說不出的高興。忽然，瞥見張大媽和她孫兒小立子，正吃力地在菜地角落裏修竹籬笆，他連忙站住身說：「張大媽，我來幫你一手。」

張大媽抬頭看是王林，說：「呀，是王林呀，一點點小活不麻煩你啦，大熱天，剛下崗回來，還不快回去歇歇。」

小立子也跟着說：「王叔叔，我不要你幹，我正和奶奶比賽呢！」

王林說：「大媽，我不累，你老人家歇着去，看我來跟小立子比賽。」說着，就彎腰幹起來。

王林把竹籬笆修好後，張大媽就拉他進屋裏洗臉、喝茶。她笑嘻嘻地對王林說：「王林，你還記得你們剛到這兒來的時候吧，那時我們家還是上頓不接下頓，地瓜和着飯吃呢！如今，你看，櫃裏糧食滿滿的，全家穿的新衣，小立子也背着書包上學了，還有……」張大媽用手指指豬圈裏兩頭大肥豬——那兩頭肥豬，正在「嘖嘖」地吃着盆裏的雜糧和米湯。王林會意地笑了。接着張大媽又憤怒地說：「小立子他爸在隊伍上來信說美國鬼子到處撒細菌彈，想禍害咱們，不叫咱們過好日子。王林，你得好好地看看這海沿上呀！」

王林看着張大媽的憤怒眼光，她那有力的指着海岸的手，想起了連裏俱樂部貼的一張宣傳畫——一個母親左手抱着自己的孩子，右手緊緊地握着拳頭。那隻有力的手，就

跟張大媽這隻手一樣！

喝完了茶，張大媽一家將王林送出門口。在拐彎的地方，王林回過頭，看見張大媽牽着小立子站在粉刷得雪白的屋門前，風吹動她的灰白髮髻，小立子的紅領巾也在風中飄動，屋旁是一片綠油油的稻浪。

王林看呆了，他緊了緊手中的槍，心裏想：「指導員說要保衛祖國，保衛和平，這不就是祖國，不就是和平嗎？」他感到自己肩上的担子是多麼沉重！他不禁低低地對自己說：「要保衛它，要堅決保衛它！」

路上，他想起了今天的作業，自言自語地說：「對！這就是最現實，最生動的材料！」

紅 毛 衣

馬 昭 芸

雪後，天氣格外冷，寒暑表上是零下四十度。西北風咆哮地捲弄着積雪，大地上像是瀰漫着白霧一般。通往三五七點五高地的小路早給雪蓋得嚴嚴實實，只有剛踏下的一長串腳印，可以辨出這是一條道路。

二連司號員周瑛，剛從團部開完會回來，高一脚低一脚地爬上山坡，累得呼呼喘氣。他順勢靠近一棵松樹，想歇歇再走，却看到左邊山窪裏似乎有個什麼東西，他好奇地走了過去，低頭仔細一瞅，不由大吃一驚——啊呀，原來是一個朝鮮兒童凍僵在雪地裏，右手還握着一把斧頭，上身只穿着兩件半新舊的單衣，一小細膀好的山柴擱在身旁。他急忙脫下大衣把孩子包好，抱起來就往家直跑。他望望孩子的臉，心想：「多好的小朋友啊！噫，很像我的弟弟，我弟弟今年九歲了，不知他多大了呀？……要不是美

國鬼子侵略朝鮮，他不是也在上學嗎？該是三年級哩。

小周到了連部門口。通訊員小郭正在擦槍，見他抱着個小孩子累得滿頭是汗，趕忙把孩子接過來，問：「是誰？」小周沒來得及回答，却說：「快去弄點薑開水來，把熱水袋也帶去灌水，快！」小郭放下孩子就去了。小周用棉被給孩子蓋好，望着孩子那凍得青一塊紫一塊的小臉出神。他狠狠地罵了聲：「美國強盜！」

小郭把薑開水拿來了，還帶來聯絡員老白。小周把薑水給孩子灌下去，拿毛巾給他擦了擦嘴，又把熱水袋塞到被窩裏，這才轉過身說：「老白！這孩子差點給凍死，你看，這大冷天，他連件棉衣也沒穿！」

睡在熱炕上的孩子漸漸醒了，嘴裏直咕嚕，周瑛向聯絡員說：「你聽他講啥？是不是餓了？」老白走到炕前問了幾句，說：「他說他媽等他的柴燒飯呢。」

當孩子知道自己凍僵在雪地裏被救的時候，他忽然爬起來，跑到周瑛面前，叫了聲「東木（同志）……」便哇的一聲撲到小周的懷裏哭起來了。周瑛親切地撫摸着他的頭說：「小朋友，別難過，你叫啥名字？」不料這孩子竟用不很熟練的中國話說：「朴大全，九歲。昨天晚上敵機炸了我家，連我的新棉衣也炸掉了。」說完，他撿起地下的

斧頭，朝門外就跑。小郭一把拉住他：「別走，還沒吃飯哩！」周瑛這時却好像想起了什麼，急忙把他的包袱打開，取出一件嶄新的紅毛衣。小郭驚奇地問道：「你不是說不立功，不穿它嗎！」原來這件紅毛衣是周瑛母親給他寄來的，是他最心愛的一件東西，始終捨不得穿。他曾對小郭發過誓：不立個大功，怎麼也不穿它。周瑛見問，便笑了笑說：「計劃得改變一下，讓它執行一件光榮的任務吧。」

飯後，朴大全穿上這件柔美耀眼的紅毛衣，顯得更可愛。小周看着紅毛衣上繡着的「抗美援朝」四個金黃大字，也得意地微微一笑，點了點頭。

他們想到孩子的媽在家裏等劈柴燒飯，便去請示連長，連長就派小郭担了一大担劈柴送朴大全回家。

太陽要下山了，晴空裏飄浮着幾道晚霞，映紅了雪地。小周遠遠地望着這個走遠了的孩子，臉上露出愉快的笑容，像完成了一件戰鬥任務似地高興。

蘇聯同志

呂曰生

董振有老漢家住在黃河埕下的撈魚堡，閨女的婆家住在黑山頭的郭家莊。今年大秋豐收，中秋佳節眼看要到，老漢駕上自己那輛膠皮大車，把閨女和外孫女小蘭接到家來過節。誰知偏偏出了事：就在中秋節這天，小蘭突然病起來，發高燒，說胡話，滴水不沾牙。附近又沒個像樣的醫生，這一來只急得閨女直落淚，老漢出來，進去也想不出個辦法。末後，還是村長勸說：「趕緊送孩子進城，到醫院裏去看看吧，別耽誤了。」這纔把老漢提醒，急忙套上車，帶着閨女和外孫女進城看病。

從撈魚堡到縣四十里，老漢恨不能一翅子飛進城，他把鞭子抽得勁響，打得騾子四蹄像翻燈。一氣跑出十多里，騾子兩個鼻孔喘起粗氣。老漢疼外孫女比疼騾子心切，鞭子還是一個勁地抽，打得騾子脚不敢停，拚命往前跑。正跑到一個埕頭，騾子把腰一

拱，將車拉到半腰，忽然打了個前失，就伏在地上起不來了。接着大車竟拉着騾子，呼嚕一下從埕頭上退下來。老漢心吃一驚，急忙下車，一看：騾子兩眼瞪的像柿子一樣大，口裏直淌白沫，躺在地上起不來了。

騾子這一病，老漢心可亂了，悔恨自己不該狠狠地抽。再一看躺在娘懷裏的小蘭，臉燒得火紅，昏昏迷迷不省人事。心想：「騾子死了算破財，外孫女要有個好歹，自己有啥臉去見親家？」當時心如刀剗，黃豆大的汗珠子淌個不住。這時走路的人全圍上來，大夥善意地勸說，有人主張先進城，有人主張先回村。老漢一屁股蹲在地上，拿不定主意。

大家夥正議論不休，忽然汽車喇叭連聲叫喚，原來從黃河壩上開來了一輛吉普車。車到人羣跟前，剎的停下來，從車上走出一個中國人，一個外國人。這時圍着的人，就竊竊私語，「這是蘇聯老大哥。」「對，是蘇聯老大哥。」

蘇聯老大哥和中國同志走到人羣裏，連問什麼事？大家說了，中國同志翻譯給蘇聯同志。蘇聯同志一聽，便擠進去，用手摸了摸小蘭的頭，又看了看躺在地上的騾子，回頭對中國同志說了一陣，中國同志就對老漢說：「這是來幫咱修黃河的蘇聯專家，剛剛

從壩上下來，要回城去。他想用汽車送小孩進城看病，你看看行不行？」老漢一聽，感激得老淚要往外淌，說：「這真是行好，這真是行好。」蘇聯同志也笑着用半生不熟的中國話安慰老漢：「不要緊，放心。」小蘭母女坐進汽車以後，蘇聯專家忙走到司機跟前，讓他下來，意思是自己開。接着，揚起一股黃塵，汽車就箭也似的朝城裏去了。

汽車走後，人們議論起來：「蘇聯人就是好，真有個老大哥樣！」「那還能假了？人家是斯大林教出來的麼，就像毛主席教出來的幹部一樣。」

這些話老漢覺得很對，但他沒有說什麼，祇是央求了人到鄰莊請獸醫，來給牲口瞧病，自己坐在地上等待着。

太陽剛剛歪脖，鄰莊的獸醫還沒請到，汽車已經從城裏開回來了。老漢迎上去，先下來的是蘇聯專家，他第一句半生不熟的中國話還是：「不要緊，放心。」但是臉上却比以前興奮了。中國同志對老漢說：「小孩得的是肺炎，已經打了針，保險能好。」老漢興奮得揭開覆着小蘭的衣服，把藏在母親懷中的小蘭看了又看，蘇聯同志急忙扯他一下，又指指搖動的樹枝，意思是風大，別叫小孩着風。這時，老漢忽然發現回來的人多了一個，他的女兒忙解釋道：「這是蘇聯老大哥特地從城裏獸醫院請來的大夫，給騾子

治病的。」老漢說不出的感激，緊緊地握住蘇聯專家的手，老淚止不住的直流。等獸醫給騾子打完針，老漢才驀然地對蘇聯同志說了句：「怎麼謝你也不稱你的情……到俺家過節去吧！」中國同志把話告訴蘇聯同志，蘇聯同志却笑着說：「忙、忙，謝謝。」老漢知道留不住，只得讓他走了。那知在臨走之前，蘇聯同志却抱過孩子，用嘴在那小小的蘋果臉上親了幾親，然後遞給孩子的母親，這才笑着上了車。

老漢父女怔怔地望着汽車走遠，這才想起趕車回來。

中秋節後的第二天，老漢房中的牆上，在毛主席的像旁邊，多了一張像片，這張像片，老漢逢人就介紹他就是斯大林。

老梁頭和他的玉石馬

從維熙

去年陰曆臘月初八，井兒峪下着大雪。傍晚，老梁頭牽着心愛的玉石馬，從集上回來。

走在半路上，大風攪着雪花撲打在馬身上，玉石馬不停地打着響鼻。老梁頭扭過頭對着他的馬說：「傻乖乖，你忙了一年，回家好好歇幾天吧；這樣冷的天，可不好出門啊！……」這時，身後傳來一陣連珠似的馬蹄聲，原來是村長騎着一匹大青騾子奔過來了。騾子跑到老梁頭跟前，村長一收韁繩，牠轉過彎子，橫在道上。

「啥事？瞧你駕雲似的！」老梁頭好奇地問村長。

村長擦擦腦門蓋上的汗，喘着氣說：「我剛從區裏開會回來，區長說讓咱村明兒個動員十匹騾馬，幫拖拉機學校到北山窪拉石頭去……」

「我當是啥事哪！國家的事都得算我一份，明兒個我的玉石馬也去。」

村長點頭笑了，隨後一抖繮繩，血氣方剛的大騾子，飛快地朝村裏跑去，腳底下蹬起一片片的白雪花……

下晚，雪停了，風吹起積雪，滿山飛舞，北山窪拉石頭的大車，載着滿車的石頭，排成一條長綫兒，咕瞪瞪的車輪聲，叭叭的響鞭聲……真是人歡馬叫。

老梁頭把馬套在一輛鐵輪車上，駕駛的是匹縣農場的棗紅小馬，這馬才四個牙，長得膘肥腿壯，棗紅的鬃毛，在月亮地上閃着亮光。

老梁頭套好車一搖晃長苗鞭子，車就很快地跑上了山道。山道上盡是石頭，剛下過雪，路又滑又險。不一會，棗紅馬累得混身直出汗，玉石馬也混身冒熱氣。老梁頭看看前面的車，都已爬上了山梁，便使勁甩起了皮鞭。棗紅馬吃了鞭子，一使勁，一隻蹄子踏在一塊小石上，「滋溜」下子，差點跌倒。老梁頭心裏「格登」一下，前額冒出了汗珠，心想：「這是國家的馬匹，萬一有啥好歹，咱咋對得起國家？」再看看山梁，還挺高。於是，他把車停在平坡上，用手摸摸玉石馬，又把臉緊緊地偎着牠的脖子，說：「傻乖乖，跟你兄弟換換，你駕駛，明兒個拖拉機學校蓋成嘍，給你掛丈八彩虹……」